

“本来只吃得起最普通的止痛片啊，十几块钱一瓶。”

第二位病人住在长沙市三一大道，我们沿原路返回。隔着车窗，碧绿夹黄的田野和山峦像一帧帧飞速变幻的画片。“我们啊，天天都在农家，就是没怎么乐过。”智哥打趣说。

躺着的是一个24岁的女孩，头发已经脱落大半。三口之家挤在一间半大的屋子里，只有一张大床，没有电视机。老式木柜上贴着一张泛黄的《坚决不能混吃的食物》和《全身穴位图》。母亲说，女儿在去年10月确诊罹患“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”，这种罕见的血液病连医生都很难一下描述清楚。

女孩已经出现多处骨转移，稍一用力就可能瘫痪。女孩的父亲捧出大摺病历、药单和X光片，一页一页展开来，翻一下往床上看一眼。“她痛起来全身都会抽搐，最怕快吃饭的时候痛，那就什么都吃不下了，越来越瘦，只剩60几斤……”这几句话他们说了一遍又一遍。“本来只吃得起最普通的止痛片啊，十几块钱一瓶。”走的时候，女孩的母亲还在念叨。宁养院送的止痛药是根据病人的病情配备的，最贵的一种要90元一盒，有时只够病人服用一次。

程医生说，这几乎是最理想的出诊状况，因为病人情况不错。“从前我看病开刀，全因为相信自己能把他们治好，但申请宁养的病人都是癌症晚期，已经放弃治疗，不久就‘走’的……”

这样的病人，宁养院已经收治了1400多个。

贰 口述

口述者：邹然，宁养院社工（心理医生）

人物印象：

“今晚我妹妹夫终于回家了，看到我爸妈伤心的哭和久违的笑脸，我很感动非常感谢，在此我代表全家衷心感谢你们，谢谢！”

9月9日晚上9点，邹然收到这样一条短信。

邹然说，社工的工作范围特别广，患者和家属情绪不好，关系不和谐，家庭经济条件差都是他们需要关心的。探访中，独居的徐大叔突然说，“如果哪天生活不能自理了，就从这7楼跳下去，做个了结。”语气斩钉截铁。邹然一抬头，好像发现了什么：“这个艺术照是你女儿吧？多大了啊？”“读初中了啊，好听话的呢”，他的声音一下子就扬了起来……

宁养院的工作，是她主动选择的。

我相信爱，相信凡事没有绝对

我从湘雅医学院附属二医院硕士毕业后，申请了宁养院的工作。当时有同学劝我不要来，说每天和临终病人打交道，自己情绪也会受到影响。但我还是坚持来了，我觉得肿瘤病人临终关怀是一个崭新的领域，值得探索。

来到宁养院，我发现自己的角色完全变了。以前是病人来寻求我的帮助，现在是我需要去发现病人的需要，满足他们的心愿。很多事情都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。有个宫颈癌患者和儿子关系不亲密，想见儿子和孙女，痛苦得想自杀。我主动要来他儿子的电话号码，反复和她儿子电话沟通，希望能为家庭解开这个结，当天晚上她儿子就去探望母亲了，之后这个病人在儿女的陪伴下安然离世。

有一个身患晚期肺癌的老太太，一家人都全职照顾她。但她因为疾病和痛苦，变得特别敏感固执，不准家人吃饭很香，要求家人把痰从下水道挖出看看是什么样子。一家人又无奈又好笑。后来我们多次和她交流，让她了解自己的疾病，了解人生在离别时有“三道”——道歉、道谢、道爱。最后她终于对女儿敞开心扉，说知道她们照顾得很好，之前是自

口述者：曾超，宁养院义工

人物印象：

黄伯伯低着头坐在阳光里，已经不太能说话。几个月里，肝癌细胞就转移到了骨头，手臂、腿上的皮肤都泛出一种黯淡的黄色。蓝色的大拖鞋已经装不下肿起的双脚，曾超帮他抬起腿、捋起裤脚按摩，“我老婆以前就是做按摩的，我专业。”他说。

另一户徐伯伯住着简单的一居室，房间很干净，但趁他起身拿药盒的时候，曾超还是飞速清干净了烟灰缸，“我真的不好意思，他家里要是脏一点我帮他搞搞卫生还安心一点。”

曾超和妻子经营着几家小店铺，到宁养院做义工已经3年，是宁养院坚持最久的义工之一。

“一户病人探访久了就像朋友一样。”

习惯了工作目的是送病人安宁地“走”，程医生却始终习惯不了感情淡漠的家属：“病人怎么样都没什么，我就最听不得家属在病人床头问，‘他还活得多久咯’，你就不能背地里问我啊。”智哥说只要遇到这种情况，程医生一定会在车上义愤填膺整个上午。

但只要刘医生在，逼仄空间的压抑空气就会活动起来。他是宁养院的主任，往农家门口一坐特别像田野里走出来的儿子。“一户病人探访久了就像朋友一样。”他说。

他的“老相识”吴爹一家住在长沙市区边缘。67岁的老人睡在一张靠墙的老式木床上，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。他做完结肠癌手术后已经4年。这会儿有些发烧，干瘦的脸上泛着微红色。“爹爹今天脸色比过年来那次好多了啊，嘴巴像涂了口红。”刘医生站在他床头打趣：“年轻时还是个帅哥咧，比我长得好咯，嫉驰也是个美女。”他又看到了柜子上褪色的结婚照。

刘医生第一次到这里时吴爹已经奄奄一息，“那段时间真的以为他要去了，我天天守在家里。”女儿声音虽小，但吴爹还是听到了，身体不安地扭动着。“爹爹福气好咧，两个美女贴身照顾。”刘医生笑着说。

“癌症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。”在吴爹的病案上，他写下这样一句话。即使日日面对临终病人，他心中仍有希望。

己不对。

还有一位患者王阿姨，癌症晚期，全身水肿，颈部和腹部长满肿块。每次探访都闷闷不乐，我们观察到她的异常，仔细了解，才知道阿姨抚养了20年的养女因为误会已经一年没有回家，并和家人断绝来往。阿姨非常想念这个唯一的女儿，整日以泪洗面，多次要求儿子媳妇去寻找他们。但女儿、女婿既不愿接电话，也不愿意让亲人进门。看到王阿姨老泪纵横和一家人失落，我们也被深深感动，自愿前去说服阿姨养女。在去之前，反复和阿姨女婿致电都是关机状态。了解到他们很晚才会回到租住的房子，社工和义工在浓浓的夜色中带上路线图，沿着女儿住的小巷一家家询问，终于在小巷深处找到他们。开始时女儿、女婿对宁养院工作人员的到来非常排斥，但我们拿出阿姨的照片反复向他们说明情况，他们终于被打动。第二天女儿、女婿就回家看望了父母。阿姨的儿媳欣喜地发来感谢短信。

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，我都相信他们有爱，或许家庭矛盾或者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会把这份爱掩盖住，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来发现心中的爱。我相信爱，相信凡事没有绝对。

有个8岁的小女孩，得了颜面肿瘤，脸上敷着中药，还是活蹦乱跳的，我们和她的爸爸妈妈一起给她办了个生日会。后来玩得熟了，她特别喜欢我们去家里，一下子跳到我怀里，还一定要站在椅子上给我们表演节目。

虽然我每天都在帮助一些人，但总会感觉做得太少了。半个月电话随访一次，一个月上门探访一次，宁养院总共7个人，想到到病人有需要时，或者临终前守在他们身边，实在太难。义工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。第一次来报名的义工，我都会首先问他，你有没有时间。如果没有，再有爱心也很难带给病人实质的帮助。

有一部分学生义工很有爱心，但因面临毕业，流动性很大。社会义工又很难坚持下去，但还是有很多人坚持下来了。有个义工自己是当老板的，经常要在外面出差，一下飞机就跑到宁养院来了。医院的很多医生护士也报名成了义工。医院有个新来的博士，刚分进来就申请当义工了。

“谢谢您，祝您身体健康。”

2009年湖南省肿瘤医院住院部还在老楼的时候，一次送货我看到宣传栏的照片，写着“宁养”啊“义工”什么的。最开始还是“李嘉诚基金会”吸引了我。我一直特别崇拜李先生，他的创业故事我看了很多。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人，创业创了很多年。看到这个，我想都没想就去了。我虽然没什么钱，但一直喜欢公益方面的东西，父亲去世后，我一直定期献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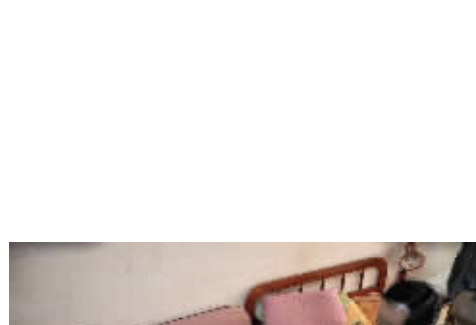
前几天我们义工去探视了中山亭的一个80多岁老爹爹，晚期肺癌患者，非常消瘦虚弱，水肿很严重。见到我们就一个劲地说，还要我活着干什么，怎么不让我快点去死。他的老伴看上去还很年轻，很有气质的，他们感情很好，听到这个也不说话，就一直在流眼泪。我利用自己会按摩的特长帮他做了按摩，爹爹感觉舒服多了，不断的感谢我们。可以给病人一点帮助一点安慰，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就多一分。还



吴爹爹今年67岁，结肠癌术后4年并伴广泛转移，7个月前已奄奄一息，接受宁养服务后，病情已平稳。刘主任说，癌症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。



长沙县黄兴镇的李爹爹，左肺癌3年并伴颈部转移灶溃烂、左上肢瘫痪。刘主任带领宁养院护士和义工进行首次探访，免费为他清洗创面。



邹医生在询问徐大叔的病情。六年前，他被诊断为结肠癌，术后伴多处骨转移，手术后一直独居，生活无比艰辛。

独居生活里，徐大叔学会了更好地调节和掌控自己的身心，健谈，淡然，上楼梯不喘气，能一个人去宁养院拿药。



曾超在给病人做按摩。经营着一家干洗店的他，已在宁养院做了3年义工，是宁养院做得最久的义工之一。